

以案说法

大哥车祸身亡留下89万元赔偿金  
这笔钱怎么分? 七兄妹闹上法庭  
法官说,其中一人可以多分,因为……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朱震婕 肖茂鹏

本报讯 “平时都是我在照顾大哥,现在大家平分不公平!”法庭上,被告徐某洪激动地辩驳道。而他对面的原告,则是他的亲兄妹。徐家大哥徐某勤因车祸去世后,因为赔偿金的分配问题,徐某洪等七兄妹产生了争执。近日,衢州市衢江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继承权纠纷。

徐某勤年近70岁,一生未婚无子女。2020年,因一场交通事故,徐某勤不幸身亡。

徐某勤生前与弟弟徐某洪共同生活,年轻时曾帮忙照顾徐某洪的子女。当年8月,料理完徐某勤的后事后,徐某洪起诉交通事故肇事方及保险公司要求赔偿。

诉讼过程中,法庭依法追加徐某勤的其他6名兄妹参与调解,最终达成调解协议:由保险公司赔偿81万元,肇事方另外赔偿8万元。

然而,面对这89万元死亡赔偿金,徐某洪与六兄妹产生了严重分歧。今年1月,六兄妹向衢江区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赔偿金在七兄弟姐妹间平均分配。

徐某洪坚持认为,大哥在世时,自己对他关照有加,理应多分。而6名原告则认为,大哥在世时有自己的经济来源,也有相应的生活能力,根本不需要接受徐某洪的照顾。

衢江区法院经审理认为,交通事故赔偿金形成于死者死

亡之后,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补偿,性质上并非遗产。原、被告基于死者近亲属的身份关系取得了参与分割赔偿金的资格,但如何分配应充分考量其与死者关系的远近、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等因素。本案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义务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,精神上的照顾也同样重要。徐某勤生前长年与被告徐某洪共同居住生活,虽然在物质上徐某勤可以实现自给自足,但在情感上、精神上的交流双方较为紧密,理应多分得死亡赔偿金。最终,法官认定,在7名近亲属中,被告徐某洪可以分得30%的死亡赔偿金,其余赔偿金由其他六兄妹平均分配。

法官说法:

被侵权人死亡的,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。死亡赔偿金取得后如何分配,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继承编的规定予以处理,没有遗嘱的情况下,按照遗产继承的法定顺序进行分配,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,分配遗产时,可以多分。



法治漫画

### 更快直达

受新一轮疫情影响,我国经济运行压力进一步加大。当前形势下坚持稳字当头,一系列政策举措要靠前发力、适时加力。

对特困行业实行阶段性缓缴养老保险费、综合施策保物流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、23条金融举措出台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……一段时间以来,助企纾困再出实招。这是对眼下受到疫情影响行业企业的“雪中送炭”,迫切需要加大力度落细落实,让政策更快直达市场主体。

新华社 王琪 作

案例警示

“大众点评”打击刷单公司一案  
入选2021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例

本报记者 江胜忠

本报讯 日前,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发布会,发布2021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。由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判处的“刷单炒信”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入列其中,此案已于2021年9月一审判决,判令刷单平台经营者青岛简易付网络技术有限公司(简称“青岛简易付”)赔偿大众点评关联公司上海汉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(简称“大众点评”)经济损失30万元。

最高法在该案的典型意义中指出,判决积极回应实践需求,通过制止“刷单炒信”等行为,维护市场竞争秩序,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,有助于形成崇尚、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
作为互联网灰黑产业链的一环,刷单对平台及消费者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,大众点评作为以消费者点评为核心业务的平台,刷单行为本身对其权益的侵害是毋庸置疑的。通过查询判决书,记者发现,青岛简易付开发了一个名为“铁鱼霸王餐”的微信小程序,通过该程序,与部分商户签订广告服务合同,在多个微信群发布任务,组织人员对特定商户在平台上的店铺及服务进行点赞、好评、店铺收藏、增加浏览量等,通过“刷单”“刷好评”、虚假交易等方式,帮助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,从中牟取利益。

据了解,以“刷单炒信”为代表的网络黑灰产存在隐蔽性强、取证难度大等特点,在刑事判决上尚缺

少明确规制。对此,国内的互联网公司也正在用更加务实的手法、坚决的态度探索实体商业线上化过程中涌现的社会问题治理,淘宝、小红书、大众点评等平台,采取的均是一套内外结合的组合拳模式。

以大众点评为例,在线上,大众点评的主要治理方向是强化“阻断拦截”能力,升级风控系统,提升技术识别能力,并叠加人工审核,动态识别违规评价。针对不同的评价场景,大众点评建立了相应的技术防控手段进行主动识别和打击,并结合投诉、举报、处置规则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。同时,考虑评价是为了服务消费者,平台上线公众评审机制,引入用户对评价的真实有效性进行识别。

打击刷评黑灰产,将是平台乃至全社会的长期工作。打击黑色产业链涉及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公安等多部门,需要各方形成社会化治理机制,通过联防联控进行全链条打击。在具体实践上,大众点评通过政企合作建立联防联控机制,结合内部摸排的线索,将相关线索同步各地监管部门,协助全国各地的监管、执法部门查处了多起网络“刷单炒信”案件,对扰乱市场秩序和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,进行了有效打击和严厉惩治。2021年,大众点评联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、公安机关打击非法刷单网络黑灰产案件88起,同时还对21家网络灰黑产公司发起法律诉讼。

法官说法

签了考研“包过”协议  
“过没过”各执一词  
培训费用能全退吗?

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杨妍妍

本报讯 近年来,考研大军不断壮大,而报考研培训班,成为很多考生的备考选择。由此,培训机构和考生之间的培训合同纠纷也时有发生,近日湖州市吴兴区法院判决一起考生诉培训机构的案件,对考生和培训机构而言都值得注意。

2019年12月,湖州的小文(化名)准备考研,为了能顺利过关,她报名了湖州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考研培训班。双方签订了《考研合同书》一份,约定小文报名参加的培训班类型为考研决胜协议班,培训机构提供研究生初试笔试面授课程,授课科目包括政治全程班、英语全程班、数学、专业课等。同时,合同中还约定如果小文在2021届研究生考试中初试未过关,培训机构退还全部培训费。合同签后,小文当日一次性支付了培训费32000元。

培训结束后,小文参加了2021年的研究生招生考试,考试成绩为328分,过了B类国家线,但是未达到A类国家线。小文认为自己的成绩最终没有“过线”,并且培训机构当时提供的课程合同约定是面授变为了线上授课,因此要求培训机构退还全额培训费。双方协商不成,小文向法院起诉培训机构。

吴兴法院经审理,判决培训机构退还小文培训费5000元。

法官说法:

本案中,小文和培训机构签订的培训合同合法有效,双方都应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。而争议的焦点在于:小文的考研成绩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“初试过关”。

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,并未明确约定超过哪类国家线属于达到合同目的,但合同对于“初试过关”的含义有约定,为“原告在培训协议专用条款约定的考试项目中进入复试名单(含调剂和递补进入)”,因此仅以成绩是否过线无法判断原告是否达到了“初试过关”的条件,而应当以原告后续接受调剂并重新报考按照B类国家线确定复试名单的高校结果来认定是否属于“初试过关”。

实际上,小文在通过B类国家线后并未向B类线的学校报名参加复试或接受调剂,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培训机构提供的报考指导只做参考意见,最终决定权仍在小文自己。

因此,未接受调剂和继续报考的责任在于原告小文自身,应承担相应责任,其要求全额退还培训费的主张不予支持。

至于培训机构改变授课方式的问题,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培训机构被迫变更授课方式,不存在违约的故意,但客观上造成小文所购买的培训服务内容发生了变更。为保障合同双方公平的权利义务,培训机构应该减少合同价款,由此判决培训机构退还小文5000元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签约之前需仔细阅读、理解合同内容,依规签约,依约履行合同。尤其是考生在签订“包过”协议时要注意合同内容,写清楚权利义务、退款条件等,避免违反合同约定导致无法退款。